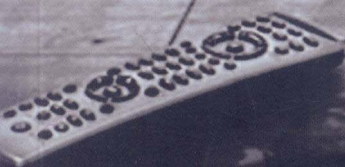


Read a Uncanny Pending
case every night

每晚一个 离奇谜案故事

令人窒息、毫无头绪的离奇谜案，
永远挑战你智商的最高值。

[美] 钱德勒 等◎著
韩佳媛◎编译



世界出版社
WORLD PRESS



Read a Uncanny Pending
case every night

每晚一个 离奇谜案故事

[美] 钱德勒 等◎著
韩佳媛◎编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每晚一个离奇谜案故事 / (美) 钱德勒等著, 韩佳媛编译.

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104-2455-7

I. ①每… II. ①钱… ②韩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

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61959号

每晚一个离奇谜案故事

作 者: (美) 钱德勒等著 韩佳媛编译

责任编辑: 许长荣 杨艳丽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 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字数: 290千字 **印张:** 18.25

版次: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2455-7

定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前言

19世纪以来，魔幻主义文学风靡整个欧洲。布莱姆·斯托克创作的《德库拉》直到现在都是不朽的经典，仅仅是听到“吸血鬼”这三个字，人们就不寒而栗了。作者在书中进行了大量恐怖情绪的渲染，加重了离奇神秘的色彩。《德库拉》极大地促进了魔幻主义文学的发展，也为侦探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1841年，爱伦·坡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侦探小说——《莫格街谋杀案》，这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本侦探小说，爱伦·坡本人也因此成为侦探小说界的鼻祖。后人为了纪念他，创设了爱伦·坡奖，以鼓励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。爱伦·坡的努力只是一个开始，在他所处的时代，侦探小说家的作品还略显单薄，侦探小说的影响还很小。

直到柯南·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走进大家的视野，饱满的人物形象、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，吸引了大量读者。福尔摩斯的巨大成功，使得侦探小说作家及其作品像雨后春笋一般涌出，侦探小说迎来了它的一个转折点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被称为西方侦探小说的黄金时期。仅仅是在英美两国，便涌现了上千部的侦探小说。这些作品没有了早期的魔幻色彩与浪漫色彩，转而重视对离奇谜案的深度解剖。读者的口味也相应改变，不再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是非问题，而是随着作品猜测谜案本身的种种可能。这是一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智力游戏，作者一般在最后

一刻公布谜底，这就给读者制造了大量的想象空间，使读者变身为侦探，循着线索不断追寻下去。

面对一个又一个充满挑战的离奇谜案，侦探们要拿出十二分的勇气与足够敏锐的触角，抽丝剥茧，从而解开这些谜案。其实，侦探们不仅要与阴险狡诈的凶手斗智斗勇，还要辨清各种复杂的情况，克服层出不穷的干扰。有的时候，侦探们还难免会因为自身原因，误入歧途。这些才是离奇谜案的真正魅力，也是它吸引人们读下去的最大动力。

本书将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品一一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。每一位侦探都拥有鲜明的特色和让人印象深刻的办案手法。沉默寡言且貌不惊人的布朗神父，总是在分析案情时神采飞扬，语出惊人；角落里神神怪怪、傲慢自负的老人总能一眼看穿案件的真相，却将谜底留在最后公布；带着硬汉特点的马洛里侦探虽能力有限，但凭借执著的毅力追踪到案子结束的那一刻；侠盗亚森·罗平在锄强扶弱的同时，破获了一件件轰动一时的案件……

昏黄的灯光下，手捧《每晚一个离奇谜案故事》，仿佛整个人都被带入故事情节中。这时候最容不得被别人打扰，侦探迷们都知道，漏掉任何一个细节，案件的侦破都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。一个案件就好比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，一颗颗珍珠就是案件的一个个线索，而串起珍珠的丝线就是侦探——正在读故事的你。

目 录

完美的不在场证明——【美】杰克·福翠尔 /1

深夜忍着牙疼艰难寻找牙医的年轻人，竟然是被害人临死前记下的杀人凶手。一个时间点同时出现在相距两英里半的地方，他如何成功地做到“分身有术”？

失忆的人——【美】杰克·福翠尔 /19

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敲响了几·杜森教授家的门，希望教授帮助他找回记忆，并揭开他身上的种种谜团。

黑骆驼——【美】厄尔·德尔·比格斯 /33

希拉·芬拥有美丽的容颜、显赫的声名以及傲人的财富，她相信占卜师能指引她走向最正确的路，没想到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
守护神——【美】厄尔·德尔·比格斯 /62

听到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大家急忙冲到楼上兰迪妮的房间，看到兰迪妮身中一枪，倒在地上，充满嫌疑的前夫们却都有着不在场证明……

芬雀街谜案——【英】奥希兹女男爵 /90

富商梅瑟斯特因为谋杀罪被警方逮捕，他涉嫌谋杀敲诈自己的穷光蛋克肖。警方找到了克肖的尸体，并且掌握了有力的证据，梅瑟斯特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——但是律师的一句话震惊法庭：克肖还活着。

约克郡谜案——【英】奥希兹女男爵 /102

每年都举行赛马盛会的约克郡发生了一个离奇案件，本来见义勇为的史凯莫瑞爵士成了凶手。但是，第二次庭审后，史凯莫瑞爵士从容脱身。凶手到底是谁？

红寡妇奇案——【英】阿瑟·柯南·道尔 /119

断头台上趴着一个高大的男人，身上穿着吸烟服，双手被绑在后面，头已经不见了，一块被血浸透的白布包住原来长着头的地方，他的身边还坐着一个美得让人心惊的红头发女人。

红心七——【法】莫里斯·勒布朗 /135

每一张红心七扑克牌的红心中都有一个洞，接连发生的命案居然和国家的机密文件牵扯在了一起，藏在暗处的某人似乎正左右着案情的发展。

王后项链——【法】莫里斯·勒布朗 /153

珍贵的王后项链在晚宴结束后离奇被盗，警察们对此毫无头绪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二十年后，它居然又奇迹般地出现在大家面前。

带翅膀的匕首——【英】G·K·切斯特顿 /167

茫茫雪地上，一团黑色十分显眼，它像一只巨大的黑色蝙蝠，躺在白皑皑的雪地里——那是斯特雷克的尸体，而他的周围竟然没有一个脚印。

太阳神的眼睛——【英】G·K·切斯特顿 /179

太阳神阿波罗拥有一双残忍的眼睛，没有人能直视它，卡隆神父却能盯着太阳神的眼睛做祈祷，毫无退缩。他如此神通，却救不了信仰自己的女人。

湖底女人——【美】雷蒙德·钱德勒 /189

静静的小鹿湖中，浮出一具女人的尸体，她的脸已经被泡得浮肿，看不清五官。而这样一具尸体，竟然在金斯利夫人的失踪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
提灵村谜案——【英】欧内斯特·布拉玛 /204

年轻的小姐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却遭受了自己的父亲开枪杀人后又自杀的沉重打击。她只好求助于卡拉多斯侦探，侦探从这个案子中发现不寻常之处。

主教谋杀案——【美】范·戴恩 /221

神秘的歌谣印证着一件又一件命案的发生。凶手似乎是一个相当傲慢的人，不仅在杀人后留下纸条，还自称为主教。

金丝雀命案——【美】范·戴恩 /242

百老汇明星玛格丽特·欧戴尔享有“金丝雀”的美名。这样一个尤物，被人发现死在了家中，同时，公寓值班的人证实死者遇害的时间里，没有人出入公寓大楼，凶手是谁？

白鲸号杀人事件——【日】大阪圭吉 /264

雾气沉沉的海面上，白鲸号若隐若现。深谷夫人还在房间里惶恐地等待着自己一夜未归的丈夫，此时的她还不知道深谷先生被绑在白鲸号的船尾，随着海浪上下浮动……

附录一 范·戴恩推理故事二十条准则 /277

附录二 欧美主要侦探小说奖简介 /280

完美的不在场证明

【美】杰克·福翠尔

【作者简介】

杰克·福翠尔（1875～1912年）

他出生于美国的乔治亚州，于1895年开始侦探小说的创作。他是一个高产作家，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，写出了四十多篇精彩的侦探小说。

他笔下的凡·杜森教授，外号为“思考机器”，拥有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缜密的思维能力，侦破了一个又一个复杂离奇的案件。

杰克·福翠尔因搭乘了著名的“泰坦尼克号”而英年早逝。

—

“哎哟——哎哟——”

吉利斯警官巡逻到街角时突然听到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，赶忙向前跑去。浓雾中，他看到一个年轻人一只手扶着路灯的杆子，另一只手捂着嘴，口中不断地说着这个词。

“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怎么了？”吉利斯警官关切地问。

“噢，是警官先生。”年轻人用痛苦的神情回答，“是这样的，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突然牙疼把我弄醒了，后来我实在疼得受不了，于是出来找个牙医看看。哎哟——”

“原来是牙疼。”吉利斯警官明白了，“我知道牙疼的痛苦。”

“警官先生，你知道附近哪里有牙医吗？”年轻人焦急地问。

“对面街就有一家牙医诊所，” 吉利斯警官指了一下对面那一排棕色砖房，“要不要我陪你去？赛格威医生认识我，说不定诊费还能便宜点。”

“那是再好不过了。” 年轻人痛苦的脸上露出一丝欣喜。

于是，吉利斯警官搀扶着年轻人，走到了棕色房子门前，并敲响了房门。开门的是赛格威医生的仆人。

“你好，我找赛格威医生，我的牙疼实在难以忍受，哎哟——请你务必告诉赛格威医生，这里有位痛苦的病人等着他。”

“是的，这位年轻人很痛苦，麻烦你叫一下赛格威医生吧。” 吉利斯警官也对仆人说。

“噢，是吉利斯警官啊，那我试着去叫一叫吧。” 仆人打了一个哈欠，继续说，“不过现在都这么晚了，医生很少在这个时间看病人的，只能看你是否幸运了。”

仆人刚说完，年轻人就从兜里掏出一张钞票，放在了仆人的手里，用几乎恳求的语气说：“拜托你了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，愿上帝保佑。”

仆人看了一眼钞票，说：“我只能试试。” 然后就允许年轻人进诊所了。

“我的使命也完成了，该回去巡逻了。祝你早日康复，年轻人。” 吉利斯警官挥挥手走了。

“太感谢你了！” 年轻人回头对警官致谢。

年轻人等待了十分钟后，终于看到赛格威医生走进接待室，显然医生还没有睡醒，双眼还处于蒙眬状。

年轻人扭头看了一眼表，然后对医生说：“现在都凌晨两点多了，这么晚还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 医生也扭头看了一下墙上的钟：两点十二分，“坐下来吧，我帮你检查一下。”

赛格威医生转身将白色的医生服穿上，并拿过一套专业的用具，坐在了年轻人的旁边。

“是哪一颗牙疼？”

“左边，最里面的那颗臼齿。”

“张开嘴巴，我看一下。”

“啊——”

赛格威医生拿起器材在病人的口腔里探查，最终锁定了最里侧的一颗牙齿，然后轻轻敲了敲。年轻人立刻大叫了一声：“啊呀——疼，疼死我了。”

“我看过你其他的牙齿了，都没有问题，唯独这一颗，应该就是你所说的那颗臼齿，上面有个很小的蛀虫洞，我觉得问题不大，你怎么会这么痛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医生，这是钻心的疼痛。请你帮帮我，啊——太疼了。”

“那么应该是牙神经出了问题。”医生推测说。

“以前这颗牙也疼过很多次，它实在太恼人了，请你帮我拔掉这颗牙吧。拜托了。”

“目前看来，还没有严重到要拔牙的地步，不妨在牙齿上装个套子，这远远比拔牙好。”

“但是我很怕以后这颗牙再次发作，”年轻人好像痛苦到了极点，但是又极力控制，所以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曲，“你还是帮我把它拔了吧。”

“这样吧，我帮你配点药水，如果能发挥作用，就不用拔牙了；如果还是没有任何帮助，我会听从你的意愿，帮你把这颗牙齿拔掉。”医生点了一下头后，倒了一杯水，并在水中放了一些药粉，搅拌均匀，递给年轻人喝。

年轻人紧锁眉头，将水“咕咚”一声咽下。

“安静地坐一会儿吧，休息一下，外边好像起雾了。”赛格威医生试图转移年轻人的注意力。

“是的，我从家里出门的时候就发现起了很浓的雾，一边忍着剧烈的牙疼一边在街上找牙医，真的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情。幸亏我遇到一位好心的警官，带我来到了你的诊所。”

“我听仆人说，是吉利斯警官带你过来的，吉利斯警官是我的老朋友了。”此时，医生从怀中掏出一块表，看了一眼：两点二十分，问：“你是几点开始牙疼的？”

年轻人说：“大概十二点的时候我被疼醒了，后来想忍住疼痛，再次入睡，不想却失败了。我只好出来走走，想着说不定牙疼能减轻一些，但没想到它越来越疼，我就只好找牙医了。”

“现在闭上眼睛待一会儿吧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”

年轻人遵照医生的话，开始闭目养神。但是通过他时不时露出的痛苦表情，赛格威医生知道药没有起效果。

五分钟过去了，年轻人的表情的扭曲程度并没有得到缓解。

“感觉怎么样？还是很疼吗？”赛格威医生轻轻拍了一下年轻人的肩膀。

“真是抱歉，我想药没有在我身上发生作用。你还是帮我把牙拔了吧，免得以后带来更多痛苦！”

“看来只好如此了。”

赛格威医生为年轻人注射了麻药，然后拿起医用钳子，开始拔牙……

“完成了，漱一下口吧。”赛格威医生递过一杯水。

“非常感谢，我想我待会儿能睡个好觉了。再请问一下，现在几点了？”

赛格威医生又看了一下表说：“差一刻钟三点，快点回家吧。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法兰克林·彻斯。再见，医生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二

“法兰克林·彻斯先生，我们今晨发现一起凶杀案，可能与你有关系。你要和我们一起回警察局，接受询问。”马洛里警官严肃地说。

“凶杀案？什么凶杀案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！”

“回到警察局，你自然会明白的。”马洛里警官把手铐戴在了法兰克林·彻斯的手腕上，把他推上了警车。

原来，早上八点，年轻的富翁保罗·福勒斯被人发现死于他在亚旺的一套公寓里。马洛里警官接到报案后，第一时间来到了凶案现场。

保罗·福勒斯脸朝下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，四肢已经僵硬。马洛里警官将死者的头部抬了起来，发现在他趴着的桌上有一张纸，上面用铅笔写着：

法兰克林·彻斯……凶手……杀了我……救我……我要死了……钟响了……
两点了……

经过法医鉴定，福勒斯先生已经死去好几个小时了，他是被一把短剑刺死的，短剑插入的位置就在心脏旁边约四分之一英寸的地方，福勒斯被刺几分钟后就死去了。这把短剑是他办公室墙壁上的一件装饰品，死亡时间正是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。

马洛里警官看着纸上这些潦草的、断断续续的字，陷入了沉思。福勒斯死前写下的时间是两点，与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相符，那么两点应该就是死者遇害的时间，而法兰克林·彻斯就是凶手。他派人叫来相关人员，开始了审问。

昨晚值班的电梯管理员莫蓝第一个接受了询问。

马洛里警官问：“你认识法兰克林·彻斯这个人吗？”

“我认识，他经常来找福勒斯先生。”

“那么他昨晚是否也来过？”

“是的，晚上十一点左右，我看到他和福勒斯先生一起回来。”

“你知道他们从哪里回来的吗？”

“知道，福勒斯先生很高兴地跟我说他们去看了一场精彩的戏剧。”

“那么法兰克林·彻斯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呢？”

“很抱歉，这一点我不太清楚。”

“大概在两点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？”

莫蓝低头想了一下，然后抬头对马洛里警官说：“快两点的时候，有一封给托马斯先生的电报送过来，于是我从值班室走到三楼把电报交给托马斯先生。当我经过福勒斯先生的门前时，听到里面有吵架的声音。”

“能听出是谁的声音吗？”

“我没听清，但我想其中一个应该就是福勒斯先生吧。”

“你在托马斯先生的房间待了多久？”

“大概有五六分钟的时间。”

“后来你再经过福勒斯先生的门前时，还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”

“没有了，那时候就没声音了。”

“你还能记住两次经过死者的门前时，具体都是几点吗？”

“第一次是一点五十五分，因为我是一点五十四分签收的电报。第二次大概

在两点钟。”

“非常感谢。”

随后，马洛里警官又给电报局打了电话，证实在差六分钟两点的时候，莫蓝签收了托马斯先生的电报。莫蓝的口供应该是真实的，马洛里在心里想，那个法兰克林·彻斯有最大的嫌疑。

和马洛里警官回到警察局的法兰克林·彻斯渐渐恢复了平静。

“死者在纸上写下了你的名字，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”

法兰克林·彻斯大声呼喊：“我根本没有杀人，一定是你们弄错了！我要求你们放了我！”

马洛里警官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我想，搞错的是你。你昨天是不是和福勒斯先生一起回到他的公寓的？”

“那又怎样？我昨天确实和他一起回去了，这又不能说明什么！”

“那你是几点离开的？”

“我在他房间里待了几分钟就回家了。”

“你在撒谎！福勒斯先生在纸上写了你就是杀人凶手。”

“警官，说不定是有人诬陷我。”

马洛里警官瞥了一眼彻斯的袖口说：“我们搜查了你的住处，发现你的一件衣服的袖口上有血迹，而且和你同住一套公寓的一个住客刚好在凌晨两点去找过你，而你不在房间。这些你又如何解释？”

“我当时是去找……”

还不等彻斯说完，马洛里警官就站起来说：“你要编故事的话，最好去法庭上编吧，看看法官是否会相信你说的胡言乱语。把他押走吧。”马洛里警官向自己的手下挥手示意。

三

彻斯站在法庭上的时候，依然保持着镇定，尤其是当马洛里警官叙述了很多不利于彻斯的证据后，他依然面不改色。

“法官大人，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那张纸条上的字迹，证实是死者本人

的。公寓值班的管理员莫蓝也证明法兰克林·彻斯先生在十一点的时候和福勒斯先生一起回了公寓；而且，莫蓝在两点的时候听到福勒斯的屋子里有吵架的声音；我们在法兰克林·彻斯先生的一件衣服上发现了血迹；两点去彻斯先生房间找他的住客也能证实他当时不在家里。这些证据都说明，本案的凶手就是法兰克林·彻斯先生。”马洛里的声音铿锵有力，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心里都认定了彻斯就是凶手，包括高高在上的法官。

当法官准备在文件上签名同意证据确凿时，他被一个声音打断了。

“我想再说几句话，法官大人。”原来是彻斯在说话。

法官迟疑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请你谨慎发言，否则言语不当反而会成为你杀人的证据。”

“我承认刚才警官所说的话一切属实。”

法官有些惊讶地看着他说：“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”

“法官大人，”彻斯满怀自信地说道，“福勒斯先生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了，我和他认识了很多年。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戏剧，然后我就陪他走回家，十一点的时候到了他的公寓。不过，在他房间里没待几分钟，我就回家了。十一点半的时候我回到家，然后就上床休息了，可是因为牙疼，我十二点左右就起了床，上街走了走。直到凌晨三点左右，我才回家。”

“先生，对于你说的话，你有证据或证人吗？”

居然编出牙疼这么一个荒唐理由，马洛里警官暗暗嘲笑彻斯的智商很低，准备看他如何继续编造谎话。

“我有证人。”彻斯不紧不慢地说。

这四个字震惊了整个法庭，全场一片哗然，窃窃私语声不绝于耳。马洛里警官也震惊地看着彻斯，那个人脸上的自信不像是在说谎话。

“全场肃静，请传唤证人。法兰克林·彻斯先生，你的证人是谁？”

“我的第一位证人是市政府的一位工程师，马尔卡姆先生。我手里有一张地图，以马尔卡姆先生的专业，应该能回答一些问题。”

“请市政府的工程师马尔卡姆先生。”

法官说完，马尔卡姆先生上了法庭。法兰克林·彻斯展开手中的一张地图

说：“请马尔卡姆先生告诉我，地图上从亚旺公寓到这里有多少距离？”彻斯用两手的食指分别指向地图上的两个点。

马尔卡姆先生看了一下地图说：“大概有两英里半。”

“这张地图是市政府办公室绘制的，你能保证它的科学性吗？”彻斯问。

“我敢保证，它符合客观事实。”

“非常感谢。”

彻斯把头转向法官说：“法官大人，我想传唤我的第二名证人，编号1122的吉利斯警官。”

随后，吉利斯警官也出现在了法庭上。

“吉利斯警官，请问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是的，前几日的夜里，我在一条街上见过彻斯先生，也就是凶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。”

法庭上又是一片哗然，马洛里警官抿着嘴唇，握紧了自己的拳头。

“那么你能告诉我，你是在哪条街上见到我的吗？请你在这张地图上指出它的具体位置。”

“没有问题。”吉利斯警官指了指刚才彻斯指过的那个点，也就是除了亚旺公寓的另一个点。

看到这一切，马洛里警官的神情更加凝重。

“你知道当时是几点吗？”

“这一点我不清楚，我当时似乎听到附近有钟声，不过没有听清。”

“是不是敲了两下？”彻斯的声音有些急促。

“抱歉，我确实没有听清。”

“那么，你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请你当庭陈述一下。”彻斯的语调又恢复了平静。

“当时我在巡逻，在那条街上碰到一个牙疼的人，也就是这位彻斯先生。他说他由于牙疼想出来走走，还问我附近哪里有牙医。我告诉他对面街上有一家牙医诊所，然后就带他过去了。”

“你是否看到我进了诊所？”